

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/ 第二辑

食鼠之家

羌人六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/ 第二辑

食鼠之家

羌人六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食鼠之家 / 羌人六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6
(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)
ISBN 978-7-5063-9007-1

I. ①食… II. ①羌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5134 号

食鼠之家

作 者: 羌人六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 田小爽

特约编辑: 赵兴红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253 千

印 张: 16.75

版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007-1

定 价: 2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羌人六 羌族，1987年5月生于四川平武，青年诗人、作家。2004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，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散见于国内各级纯文学刊物，曾获复旦大学“在南方”诗歌奖、第六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、2015年“紫金人民文学之星”散文佳作奖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太阳神鸟》《响鼓不用重锤》，散文集《食鼠之家》，短篇小说集《伊拉克的石头》，中篇小说集《骨头车成纽扣》，长篇小说《人的脸树的皮》《两颗心没那么容易睡在一起》《见一面，少一面》。



作者近照

编 委 会

主 任：吉狄马加

副主任：李一鸣 邱华栋 王 璇

编 委：王 冰 郭 艳 孙吉民 赵兴红 王 祥

宿风阵 司丽平 纪彩霞 聂 梦 谭 杰

赵 飞 赵俊颖 严迎春 李蔚超 张俊平

赵 依 王锦方

目 录

食鼠之家	1
安魂者	14
家门口	28
总想多长几只手	42
见一面，少一面	51
一次别离	61
发表了日出的群山	66
陌上桑	69
吃到碗里，望到锅里	75
嘴巴底下就是路	78
洗耳朵的人	81
平通河	84
阿爸木比塔	88
飙 车	91
鱼在逃	93
阿克梅派之尘	96
软弱的村庄	99
西羌之夏	102

摇曳的蚯蚓	105
云朵上的故乡	108
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	111
蚁 魂	119
与山共舞	122
燃魂梅	126
鹰	131
背土的序幕	135
村庄简史	139
太阳神鸟和杜甫的城市	144
上游的世界	148
洪 水	152
人的脸树的皮	155
时间的住址	158
搞心情协会	161
斗地主	164
九三年的鱼	168
一纸轻愁	170
唯余莽莽	175
死亡那时已是猎人	180
狗 哭	183
梅乡杂忆	189
鳄 鱼	192
沉重的蝙蝠	195
我点燃一支蜡烛，借着它的死亡取暖	198
老北川	207

去吧，摩西	210
屁股坐到脸上	214
指尖燃烧的河	217
疼痛如同一个季节	221
天空之血	224
断裂带	244
我起草圣歌，献给大地和空茫（后记）	258



食鼠之家

1

被大风刮走的二十世纪末的某个秋天，亦是家里光景最为惨淡和黑暗的日子。

夜晚从头上慢慢爬下来，顺着额头，蚕一样钻进我瘦小的身体，凉丝丝的，很不舒服。

整个青瓦房又冷又暗，我点燃一支蜡烛，借着它的死亡取暖。

脏兮兮的衣服，皱巴巴的裤子，一双被两只生长迅速的大脚戳出的蛇洞一样的鞋，内心时隐时现的恐惧，还有嘴巴和胃里面一遍遍刷新的饥饿感，让我感到十分寒冷和孤独。

父亲不在家里，他总是不在家里，麻将桌上的那份快活让他变得贪婪忘我。

我知道，是赌博勾引了我的父亲，他才夜不归宿的。我还知道，父亲打麻将输了很多钱，家里的窟窿越来越大，欠了一屁股债的父亲竟然还有仇报仇，从哪里跌倒还得从哪里站起来。因为父亲不在家，家里总是三缺一。

母亲和弟弟在灶屋里剥一只老鼠，它将作为我们的晚餐。

说心里话，我们三个没人愿意没人舍得扔掉一只被粮食养得白白胖胖的老鼠，一只体型十分漂亮的老鼠。也许，再过十几二十年，它会长得比我们高比我们壮，谁说得清呢？唯一说得清的是我们的胃。我们的胃在告

诉我们，它想吃肉，它要吃肉，它不能没有肉吃，哪怕是一只被母亲用棍子打得头破血流的老鼠。

我们打心里欢迎着老鼠成为我们的晚餐，只恨少，不嫌多。

母亲打死一只老鼠的时候，我和弟弟恨不得唱一首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来表示我们内心的激动，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站在一只老鼠的死亡上面的夜晚，也因此变得美好很多。

弟弟跟着母亲一步也没有离开过灶屋，仿佛担心已经死掉的老鼠会突然活过来，然后跑掉。我则静静地坐在睡屋里的书桌前，出神地盯着一支燃烧着的蜡烛，它颤抖的光芒里不时跃出一些美食的身影。

肉香从铁锅里，从母亲的锅铲子底下跑出来的时候，我一下子觉得自己仿佛又长出很多个胃来，肚子上的蛙声一片连着一片。

村子里的人说：猪肉比人肉还贵。我虽小，却能够看清大人们话语的表情。我有些绝望，因为这句话无疑是在提醒，是在跟我和我的胃道别。家里的钱都被父亲拿去赌博了，家里拿不出钱满足我们的胃。

饥饿和恨一样，在这个遥远又清晰的秋天越长越大。我恨我的父亲，自从几个亲戚教他学会赌博以后，他身上的爱和责任就统统死了，一家人的幸福也渐渐枯萎。我没有理由不恨父亲，就像他没有理由不爱打麻将。

终于，一盘色香味美的鼠肉被端上餐桌，空气里堆满神秘的死亡气息，但我们的饥饿让我们忽略了这一点。饥饿就像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夜晚，一盘老鼠肉，是站在黑夜的一支蜡烛，点燃我们的呼吸，用它的死亡看着随时可能从我们脸上掉下来的饥饿。

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将一块被油炸得酥酥嫩嫩的老鼠肉放入口中，嚼得津津有味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吃老鼠肉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不会因为吃了老鼠肉而变成老鼠。几乎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憎恨老鼠，不管是在田野、家里，或是大街上，一旦发现老鼠，人们的脑海里就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一个死亡按钮，按钮凹了下去，一句中国人常说的话语便以闪电的速度在我们心坎长了出来：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。

话语成为我们内心的统治者，我们内心立刻汹涌而来的仇恨和憎恨就可以说明这一点，它所凝聚的力气足以推翻我们的善良与同情，在所对应的猎物跟前，它就像永远都无法熄灭的饥饿。话语不会死去，它整天在人

们的身体里东躲西藏。正因为如此，关于老鼠的话语，会时不时地点燃我们，让我们埋在记忆里的仇恨熊熊燃烧。

的确，这是个近乎荒谬和疯狂的言辞。但已有的经验告诉我：这就是我看到的世界，我正在经历的生活。准确点说，这是一盘老鼠肉炒土豆丝，在我和弟弟对那只老鼠狼吞虎咽的时候，忧愁就在母亲的额头上闪耀，我相信，那一定是因为嗜赌如命的父亲。母亲的筷子很少动盘子里的老鼠肉，盘子里的老鼠肉很快被我和弟弟消灭得一干二净，我打着瘦瘦的饱嗝，对这终于吃上了肉的晚餐感到心满意足。

尽管，生活让饥饿的鬼魂无处不在，贫穷让我们成为食鼠之家。

2

吃过晚饭，母亲看着嘴里藏不住事情的我和弟弟，要我们不要把吃老鼠肉这件事声张出去。当然，这跟已经跑进我们肚子里的老鼠无关。母亲的话语言简意赅，我们心领神会。

于是，一只原本死去的老鼠再次活了过来，在我们的身体里，在母亲的话语中，它用它的灵魂报复着我们对其肉体造成的莫大伤害。

在出生地，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，吃老鼠肉无疑是一种耻辱。母亲担心的，正是一个食鼠之家需要面临的危机，一种比贫穷可怕的困境。敌意无处不在，食鼠之家的秘密如果传出去，左邻右舍，村子里的人，那些见过或者认识我们的人，即使不会嘲笑我们，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某种伤害，秘密本身就是一种伤害。不过，肯定的是，我们绝不会伤害自己，我们不会把食鼠之家的秘密传扬出去。

秘密长着我们的脸。一旦传扬出去，秘密就会带着我们的脸在村子里，在田野上，在大街上招摇过市。即便是饥饿永无止境，我们也不愿意自己的脸受到伤害，哪怕脸比纸薄，一捅就破。

然而，我们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已成定局的事实：我们正在成为食鼠之家。我们食鼠，老鼠也在用它的方式咀嚼我们的灵魂，直到我们的忧伤在黑夜里一点一点变暗，结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疤痕。

躺在床上，进入睡眠，是避开内疚避开食鼠之家的最好方式。毫无疑

问，食鼠让我们感到自己的可怕，感到饥饿的可怕，因为它竟然可以把我们从我们的肉体上弹开，竟然可以把我们的嘴变成一个毫无顾忌的鼠洞。

我们的嘴就是一个鼠洞。那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就是从这里进入死亡的，鼠洞里，一只老鼠的死亡和我们的饥饿坐在一起，分享着彼此永远的迷惑。后来，这种迷惑直接影响到了我的睡眠。是的，我曾经有过恶心。我的恶心，被饥饿催眠了，此时此刻才慢慢醒过来，鱼漂一样从身体的水面浮现。

有一句话在村子里广为流传，我听过好几次：“人不要脸，鬼都害怕。”想起被我吃进肚子里的老鼠，想起平日对它的恶心和仇恨，以及在餐桌上的美味和意义，胃里不由得一阵翻江倒海，好像这一只死掉的老鼠还安然无恙地活着。赫塔·米勒写道：“一颗土豆是张温馨的床。”同样，对我们来说，一只老鼠就是一张温馨的床，并且，还是一张死亡的床。

母亲担心外人知道我们吃老鼠肉，特意吩咐我们不要声张，与其说是吩咐，不如说是一种命令。我们当然不会那么做。我们当然不会有那么傻。

母亲的话语和母亲的形象一样特殊，因为有时候我无法分辨她们谁是谁。她们命中注定似的连在一起，操控我们的思想，就像那句关于老鼠的名言，总是无声无息地跟在我们身后，直到我们遇见一只闯入视线的老鼠，它就会跳出来，指挥我们的思想和行动。

整个夜晚都因为那一只成为食物的老鼠而显得特别起来。尤其是我们陷入睡眠之中的身体，我能看见我的身体，时而是我自己，时而变成一只猫，时而变成一只因为饥饿而显得无比瘦弱的老鼠。不光是我的身体，同样的遭遇还在弟弟和母亲身上真实地发生着。我突然很想大哭一场，又生怕惊动了村子里的人，生怕自己哭出来的声音也跟老鼠一样，“吱吱吱，吱吱吱，吱吱吱……”而不是“呜呜呜，呜呜呜，呜呜呜……”

奇怪的是，我并不像往常那么讨厌老鼠了。

客观地说，老鼠肉很好吃，不是一般的美味，在长时间没有沾荤的日子，家里面最常见的下饭菜就是南瓜。在没有吃老鼠肉之前，我一直认为南瓜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菜肴；吃了老鼠肉之后，我觉得老鼠肉比猪肉、南瓜还要好吃好多倍。

睡觉的时候，挂着玉米的房梁上再次传来了老鼠跑动和啃噬玉米的声音。我不由得跟着“吱吱吱”地叫了几声，那声音不像是从我的喉咙里发出来的，更像是我肚子里那只老鼠在跟它的同类交流说话的声音。房梁上很快安静下来，肚子里的饥饿和恐惧在屋顶的上空闪烁，我很快就睡着了，食鼠之家的秘密在村子里放慢了呼吸。

我、弟弟还有母亲的身体，在浩瀚的星群下一会儿是自己，一会儿变成一只猫，一会儿变成一只老鼠。贫穷的滋味，只有我们自己清楚。

3

父亲不在家，天是黑的。父亲在家，天就更黑了。

我自小怕父亲，也恨父亲，恨父亲赌，恨父亲夜不归家。水涨船高，父亲赌瘾越来越大，上门讨债的人也越来越多。父亲不在家，我和弟弟还小，一切自然由母亲担着。实在扛不住了，就早早关门。印象中有那么几回，讨债的人知道进不了屋，就站在院子里骂，嗓门很大，估计整个断裂带都能听见。不是熟人借不了钱，父亲借的多是亲朋好友，久了不还，原本的交情和脸面都掉到地上，玻璃一样碎了。

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其实也是无奈之举。毕竟，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还债。母亲一哭，我们便也跟着哭。生活不相信眼泪，我们还是要哭。哭不能解决问题，我们还是要哭。哭，至少可以释放我们心中的忧愁，至少可以让我们在毫无希望的时候找到一丝活人的感觉。

父亲不计后果的狂赌滥赌让一个好端端的家败了下来不说，也把我们变成了一只过街老鼠，虽然还不至于人人喊打，但心里所承受的煎熬是难以形容的。即使没人要债，我们也一样会感觉到沉重，感觉有人在我们身后用冷冰冰的目光轻蔑地看着我们。

早上上学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叮嘱我们路上小心，不要轻信陌生人。她担心那些讨债的人报复我们。我很害怕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几乎不敢独自回家。即使一个人，但凡路上有汽车来，我就会立刻跑到公路下面的草丛里躲起来，等汽车开远，这才一溜烟似的往家里跑。

跑着跑着，我的耳朵，我的脸，我的鼻子，我的四肢，不知不觉起了

变化，瘦弱的身体慢慢换了零件一般，睁大眼睛一看，自己竟然变成一只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老鼠！我没有哭，我跑得比风还快，哭会影响我的视野，哭会影响我的速度，哭会让我再次变回人形，我不想变回人形，我坚决不哭。

我一边努力奔跑一边为那只死去的老鼠感到悲伤。我们是食鼠之家，现在，我却变成了一只老鼠。一时间，我难以确信我自己的身份。我是人，为什么我要这么胆小，为什么我会如此害怕？我是鼠，为什么我要我的脸，为什么我会如此悲伤和绝望，又为什么，我们宁愿吃老鼠肉而不是南瓜？

跑回家里，心里的恐惧戛然而止，饥饿却随之而来。我没有告诉母亲，甚至不愿意告诉弟弟，我想变成一只大老鼠，被他们用棍子打死，被我们放到锅里煮了吃。也许，吃老鼠本身是无罪的，因为它不是我们的同类。然而，我们却不得不把这个秘密牢牢地关在心底，不让外人看见。白天，我们像人一样生活，到了晚上，我们又统统变成老鼠的样子。不是我们愿意，而是我们的贫穷将我们变成了老鼠，是父亲把我们变成了老鼠，是那些让父亲学会赌博的人让我们变成了老鼠。

我已经变成老鼠，但还老想着吃老鼠的肉，喝老鼠的汤。老鼠不是白天黑夜，不可能每天都在我们的晚餐上重复。大多数日子，下饭的菜还是南瓜，南瓜的“肉”很甜，但吃得多了，那种甜就变成了苦的，比黄连的味道还要苦。

我和弟弟开始焦急地等待下一只老鼠的死亡。冥冥之中，我们开始相信老鼠的肉是干净的，老鼠肉可以治愈我们的饥饿，或者说，把我们的饥饿从我们的身体里搬出来。母亲不了解我们的心思，但我们知道母亲的忧愁。在家里，我和弟弟几乎惯性般地对于父亲的去向只字不提。对我们来说，父亲的存在就是天空的存在，跟我们离得很远。只是偶尔，天上出现的乌云和闪电会让我们胆战心惊。比起父亲，我们更为注意我们的贫困和饥饿，因为父亲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，麻将桌上的那些赌徒才是他的亲人，而他的老婆和孩子，则是三只屁都算不上的老鼠。

和食鼠之家这个概念一样，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。这个现实第一次让我和弟弟成了有秘密的人。也正是这个现实，让我看到了生活的

沉重，看到了绝望和羞耻。尤其是羞耻。虽然我的灵魂在拒绝老鼠，但我的饥饿却卑躬屈膝地躺在一只老鼠的死亡里，祈求着做人的原始满足和赐予。

不得不说，欲望和饥饿才是学习的动力。为了再一次吃上老鼠肉，我很快从一个堂哥那里学会了一种简单却实用的捕鼠方式。一块大石板，一些粮食，一根棍子，就这么简单。捕鼠的地方不在家里，而是在半山腰的树林。堂哥是捕鼠能手，每天三五只不成问题，堂哥总是说他要把这些老鼠拿回家喂猫，我说我也要喂猫，我家就有一只很大的猫，但跟我家挨得很近的堂哥却从来没舍得给我一只。直到有一天傍晚，我到堂哥家串门，老远便闻到了一股足以让人垂涎三尺的肉香，我就像一只敏感的猫那样发现这股肉香味是老鼠肉的香味，便转身朝家里走去，我怎么好意思拆穿堂哥的谎言呢？毫无意义。何况，我们都是食鼠之家。

4

天就要黑了，断裂带的黑夜总是来得很快很急，乌鸦和猫头鹰的叫声在村子里游荡，平通河不要钱似的哗啦啦流着，仿佛有着说不完的故事、心事。

故事是故事，心事是心事。我知道，一旦说到平通河的水鬼，我就知道大人们又要开始讲故事了。如果某某人在某某人面前说某某人跳河的事情，我就知道那个人是在说心事，说自己的心事，也在说别人的心事。不管故事还是心事，这些事都是属于平通河的，虽然，它从不言语。

树林子里的风很大，准确点说，这是一片竹林，竹子的数量比树多，竹子比我们的胃口更大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到竹林里捉笋子虫玩。后来，修九环线的时候，竹林被公路取代，公路就在竹林下面，公路吃掉了竹林，也吃掉了站在我们童年里的记忆。

我和堂哥还在竹林里精心设置我们的陷阱，有了上一次的发现之后，我和堂哥更加亲近默契了。不仅仅因为我们的父亲是兄弟，我们身上流淌着相似的血液，还因为我们都来自食鼠之家。我之所以对我的发现保持沉默，是因为我确信堂哥肯定知道我的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猫，要是有的

话，也是我这种馋嘴猫。人不能割自己人的尾巴。

兴许是上一次用的石板太大太沉重，我和堂哥的猎物都被压成了老鼠饼干，吃肯定是没法吃的，我们只好把这些老鼠扔得远远的。堂哥说，老鼠很聪明，绝不能让老鼠们发现自己的亲戚是这样死的，他说，失踪总比血淋淋的死亡好得多。我同意堂哥的观点，并且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一天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忘记了喂猫的事，真相在我们的默契中变成食鼠之家共有的秘密。

每天下午放学之后，我、弟弟和堂哥都要到竹林里来查看我们的胜利果实。开始捕鼠的日子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，老鼠也确实聪明，我在竹林里设置的陷阱比堂哥还多，但猎物似乎总是更愿意选择到堂哥的陷阱里奔赴黄泉。原来，堂哥不但会在陷阱里放玉米，还会放一些面饼，面饼用清油泡过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怪不得呢！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我恍然大悟。

为了捕到老鼠，我不由自主地成为堂哥的模仿者、跟屁虫，模仿者和跟屁虫有着本质的区别，模仿者是学习，跟屁虫是为了讨好。付出有了回报，渐渐地，我捕鼠的天赋慢慢显露出来。平均每天两到三只，多的时候，每一块石板下面都会躺着一只死掉的老鼠。有时候，一块石板下面会有两只老鼠。不用说，这两只老鼠是一对，要不是夫妻，就是兄弟，我这么想着，还有些心疼。

有了从竹林里捕来的老鼠，母亲眉开眼笑，我们一家人的晚餐也随之丰盛起来。至少，我们再也不用老是吃那种甜腻了的南瓜。不管怎么说，老鼠肉肯定比南瓜营养丰富。就这样，一只只老鼠在食鼠之家的流水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在学校里，我则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宁愿跟一只苍蝇一棵树或者一只鸟儿聊天，我也不愿意跟我的同学们聊天。他们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我只是不愿意面对自己，不愿意让自己伤口一样驻足于他们无忧无虑的欢乐。我的贫困让我过早地学会了隐藏和自卑。因为没有更多的伙伴，我总是乐意花更多的时间想象以后的生活，想我以后一定要离开这里，远走高飞；想我今后要是有了钱，一定要买很多的肉给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吃。

我不喜欢课间活动，也不喜欢体育课，因为那意味着我皱巴巴的衣服